

【冷暖人生】

□雪樱

人的一生，必然要经历三种生活。小时候与父母一起，长大后成家立业，等步入晚年，老夫老妻相伴。然而，如果夫妻有一方病逝，另一方如何安度晚年，这也是个问题，我称之为“第四种生活。”

邻居魏老伯，老伴突然去世，脑干出血，紧急送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平日里，洗衣做饭，打理生活，都是老伴包揽，既能干，又节俭，他是甩手掌柜。老伴抽身离去，打碎了他的生活，两个女儿都是高学历、工作忙，半月回不来一次。刚开始还跑得勤、送送饭，终究不能长久。他凑合着过，逢人打哈哈，低头捡废品，长长的影子，摇曳着老伴的脸庞，屋门外堆放的方便面袋、火腿肠皮等垃圾，映照出他生活的凄凉。

“再找个老伴多好。”别人的闲话，被他踩在地上，碎成一片发光的玻璃，刺得眼疼。后来，他迷上保健品讲座，有讲座必去，与说着外地方言的推销员打成一片。经常碰见他出来接人，二十冒头的小姑娘，打扮得土里土气，嘴巴像抹了蜜，“叔叔，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他不住地点头，瘦长的身影变得斑驳起来。很快，他的身边多了个中年女人，一看就是农村人，干瘦、朴素，带着几分腼腆。生活一下子明媚起来，置办家具，床上用品，两人出出入入，回头率很高，他显然不适应。有人做饭了，他脸上的两块颧骨不再凸着，变得红润好看，能够听到他哼着小曲，有了伴，家才是家，生活才有了温度。

可是，没过多久，好日子就被打破。小女儿回来，看到这一切，打电话叫来姐姐、姐夫，上演驱逐大战。“她分明是看上我爸的房产和家产，没有登记也愿意，这里面肯定有事！”第一次听见女人哭泣，“我不是，我不是，我是和你爸爸真心……”小女儿的铁齿铜牙和大女儿的周密策划，一拍即合。姐夫听从指挥，找来大车，把女人和铺盖送回老家。没有退路，没有商量，他沉默，整个楼也都沉默，一片死寂。

这个小插曲，最终以“我都是为了你好”而画上句号，他没有发言权，就像被囚禁的犯人，无处倾诉。乒乒乓乓，咣咣当当，两个女儿轮流回来做饭，以前都是母亲掌勺，她们负责吃，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做。没过一个月，两人先后退场，又剩下他自己，和空旷而孤独的房子，连个回响也没有，他自言自语。

有一段时间，魏老伯的手机变得忙起来，年过七旬的他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好像联系业务，后来才明白，所谓“业务”，是通过婚介找老伴。新来的老伴，本地人，爱打扮，妆容艳，看上去要比他年轻十多岁，而且是自来熟，逢人便打招呼，很不介意，反倒让邻居顿觉尴尬。她变着花样给他做饭，一日三餐，从不重样。她尊重他的生活习惯，知道他抠门、小气，都是花自己的钱，她态度明确，“我自己刚买了一套大

【悠悠往事】

□严春芳

那是1977年12月6日，恢复高考考试的日子，我与大哥一起走进了设在汉川县二中的考场。

我们文科生两天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共四门，每门课满分100分。

那次高考是各省单独命题，语文卷的作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我从初中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见到这样的作文题真是喜出望外，一气呵成写了满满三页纸。

还记得有道数学题，分值好像是5分，与我复习时练过的一道例题类似，非常轻松地答完。政治、史地都有我平时接触到的内容。高考结束后，心想如果真凭分数，考上大学没问题。

开开心心回到家，不料父亲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说我考不上的，现在上大学都靠走关系开后门。你看你哥去年找了公社的党委副书记，推荐上大学的表也填了，最后还是被别人挤掉。父亲让我死了这条心，回到湖区放牛去。

我是1976年7月从汉川县第十五中学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考前的几个月，我一直在西江湖放牛，因我体弱多病，生产队说照顾我让我放牛。湖区离家较远，我与一位大爷轮流烧火做饭，晚上就住在堤上的草棚里。记得1977年10月下旬，哥哥捎话给我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了，再不用推荐上大学

第四种生活



房子，他的财产我一点不要。我和他就是做个伴！”她竹筒倒豆子般的倾诉，叫人半信半疑，好在，他的女儿这次没有反对。有人比较好奇，“你们怎么认识的？”“他以前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我们在公交车上遇见。”倘若如是所说，这岂不是老年版的师生恋？没人多问，毕竟，两人走到一起就是缘，他的第四种生活，没有落单，这就是幸福吧。

当人老了，胳膊腿还能动，没有失智、失能，生活便会存在多种选项和可能。患病，瘫痪，需要他人照顾，第四种生活就会蒙上一层荒谬，没有体面可言。

有个房客叫张一肖，他的邻居钟师傅，四十多岁，脸色很难看，白得像馒头，不，像花卷，因为他皱纹很多，又宽又深，纵横交错，把一张脸切成无数块裂而不散的碎片。接触后他了解到，钟师傅脸色怪异，因为家中有个接近弥留之际的病人，每隔个把钟头就会用非人的声音喊上一阵。他给钟师傅送去一些纸尿裤，朋友代销，这样就有了情感联结。一天下班回来，他看到单元门外摆着花圈，敬挽前面都写着“钟”，不用猜，是老人病故了，但病人发出的声音还在，他又诧异又惊恐，钟师傅和盘托出，告诉他真相：三年前，母亲脑梗住院，同病室一老头，也是脑梗，双方家属经常让他俩比赛，锻炼语言能力。出院时老头非要跟他的母亲住一起。他的儿子与他商量，他出护理费，钟师傅十多年前从工厂买断，弟弟出钱，他负责照顾。就这样，同时照顾俩病人。没想到给了三次钱后，老头儿子玩起了失踪，他不能把老头扔了不管，母亲走了，现在只剩他了。张一肖非常同情，又订购了一些尿不湿，他执意不要钱，“我只是希望将来我能不用尿不湿。”

母亲病逝的消息，钟师傅一直向弟弟隐瞒，如果弟弟知道，他会停止支付赡养费，还会把这房子卖掉。弟弟曾买来一瓶安眠药，让母亲服下，他没同意。正当他想

着怎么对付弟弟时，张一肖的母亲在麻将桌上突发脑梗，半边身子瘫痪。他与钟师傅商量，把母亲接过来，有偿请他照顾，洗头洗澡的事情他自己来。钟师傅没有拒绝，但提出几个要求：费用问题，不负责喂药，她死了不能说我照顾不好，再就是提供至少两个亲戚的联系方式，以避免重蹈那个老头的覆辙，而且要收押金。张一肖直说自己不是那种人，钟师傅回答：“消失的那个家伙，托付给我的时候还给我下过跪呢，有什么用？人是最没意思的东西，我自己也是，我自认为是个孝子，结果呢？我母亲长褥疮的时候，不瞒你说我骂过她，还不止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还不死，为什么不一口咬断自己的舌头去见我父亲，她后来真的咬伤了自己的舌头。人真的就是这么个没意思的东西。”

临近春节，弟弟来看母亲，张一肖母亲被当做替代品，钟师傅蒙混过关，并拿到两个月的赡养费。晚上，张一肖给母亲洗澡、换新衣，他提出也给老头洗澡。钟师傅有些犹豫，说每天都用酒精给老头擦背，老人浑身的油腻露出破绽，就在这时，从老人上衣口袋里意外发现一张银行卡，“他大概猜到你不会给他洗澡，所以故意把银行卡藏在这里。”猜密码，去查账，钟师傅的脸色大变，不再寡白，而是白里透红，两颊处甚至有点纷纷的感觉。

这个故事出自姚鄂梅的小说《母亲大人》。书中有一句话，“人一老，就是垃圾”，深深刺痛着我的心，也发人深省。老，这个字叫人生厌，却又不得不直面，老人的生活就是社会的多棱镜，也是人性的试金石。不管怎样，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第四种生活，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老人正在挣扎中艰难选择，然后转身，投下孤独的影子，没有一点声音。我们该怎样接纳，关系着心底那个大写的“孝”，更关乎着我们未来的路或余生怎么走。

四十年前的高考

了。我欣喜若狂，半信半疑地赶回家去公社报名。大哥是当地的邮递员，他拿出一份《人民日报》给我看，报纸有篇文章的标题写着《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使我了解到国家取消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恢复中断了12年的高考，不论年龄、婚否、出身，都有参加高考的资格。虽然白纸黑字写明了政策，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复习备考，我清理了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高中课本，还尽可能找了些参考资料又重回到湖区，边放牛边复习，夜晚我点着煤油灯，常常复习到深夜。

还清楚地记得，在填高考表时非常为难。我家是中下农出身，成分没有问题，但表格中有一栏是“你在何时何地受过何处分”，我在高二时受到过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学校追查《少女之心》手抄本等所谓的黄色小说，我看的《说唐演义》也被认定为黄色书籍抄走，我据理力争，说这本书写的是历史，不是黄色小说。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根本不容我争辩，班主任老师也说我看黄色书还不认错。当时学校抓典型，让我作检讨。我觉得冤枉，坚持不写。有个好心的语文老师劝我认错并代我写了份诚恳的检讨。在学校召开批我的大会上，我违心地作了检讨，并接受了警告处分。

对这个处分，我内心里一直抵触，不承

认看历史小说有错，所以在高考以及之后的履历表上我从来不写这段历史。

好在我高一时加入了共青团，回乡后在生产队当上了团支部委员，父辈们又没有历史问题，所以高考的政审顺利通过了。

当一个远房舅爹从公社把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时，家里通知我从湖区回来，全家人都高兴坏了，父母流下了开心的泪水。那一年我刚满19岁。春节期间，父母为我提前办了二十岁生日宴。亲戚和生产队的社员们都到我家祝贺。

1978年3月13日凌晨4点，父亲找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带上行李亲自把我送到武汉市汉阳汽车站，交给大学迎新的老师，从此我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若干年后我了解到，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拍板作出的英明决策。

当年走进考场的全国考生共有570多万，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不到5%，我有幸成为其中的幸运儿。

这是史上最特殊的招生考试，是我国高考史上唯一一场冬季考试，从决定恢复高考到考试也只有两三个月时间。这场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我们七七级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推动了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这一特殊群体必将永载史册！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含英咀华】

咏雪

□王卫中

苍苍天接地，
斑驳絮沾衣。
池水笼寒烟，
松竹横玉枝。
压树惊栖鸟，
敷草凝脂碧。
戏逐人来早，
犹期雪化迟。

【窗下思潮】

博览与熟读

□王以宁

博览与熟读是指读书的方式，一个指广度，一个指深度，延伸开来也是做学问的两种方式。

我们一般用“博览群书”形容一个人知识渊博，涉猎广泛，读书多是获取知识的有效手段，也是做学问的必经之路。自媒体时代，大量信息涌入头脑，人们连过滤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获取的都是知识碎片。“博览”并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必须要有重点，有的放矢。香港大学曾推荐过一生应该读的50本书，其中包括人物传记、历史随笔、童话、小说等，如果认真读完上述书籍，“腹有诗书气自华”，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会成为一个个自信的人、内心强大的人。

熟读则是指对某些书籍花时间反复阅读，做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的课程，就是要求学生精读若干经典。对专业的书籍我们要熟读，熟才能生巧，掌握了才能运用。若我们有志治中国学问，必定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这是对做到熟读基本的要求，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领域内，需要做这样的努力。

博览群书如同在书籍海洋中遨游，五彩斑斓的景象让我们领略世界的美好和壮阔，随手采摘盛放的花朵或一蓬青草，都留下芬芳，给我们选择的广阔空间；读熟的书则是在深海中照亮前行道路的灯光，如同珍珠，在广阔的海洋中发出熠熠光辉，吸引我们不断前行，不断靠近，直到捧在手中，赏鉴珍惜，因为熟读掌握的知识为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进一步扩展。